

距离2016年结束，还有短短一周时间。停下匆匆脚步，让我们思考一下，2016年订的小目标都实现了吗？

# 2016 我实现了小目标

标题题字：张远晴

2016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我收获满满，可以说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梦想：我负责组建的纳西族少儿合唱团经过几年的努力奋斗，今年8月被央视邀请参加《我要上春晚》节目的选拔！12月26日，我们将启程前往北京。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出生在一个名叫塔城的小山村。听父亲讲，我出生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望着屋后那一片松林，父亲给我取名“劲松”，希望我像青松一样坚韧挺拔。“金甲”是乡亲们给我加上的，在纳西语里是“村头”的意思，因为我住在村里最高处，他们这样叫我，我感觉特别亲切。

我的家乡与香格里拉县城隔江相望，是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是纳西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里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舞，逢年过节，家乡日夜歌舞升平，被人们称作“歌舞之乡”。

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原生态的歌舞海洋，从小就耳濡目染，早早在我心中埋下了音乐的种子。2000年，我回到故土丽江，开始寻找纳西民族音乐的“根脉”。

2008年，经朋友推荐，我与公益组织“松禾关爱成长基金会”结缘。这个公益组织要在边远贫困山区组建少数民族少儿合唱团，圆孩

■ 金甲劲松

云南省丽江市 青年歌唱家 纳西族

## 和孩子们为祖先歌唱



▲ 金甲劲松和儿子

子们的音乐梦。

我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梦想”。最终来自我母校塔城中心完小的孩子们，凭借天籁般的嗓音、质朴的笑容，组建了纳西族少儿合唱团。从此，我身上多了一份重要的使命。

今年8月，我幸运地收到了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剧组的邀请函，带着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雪山

恋》顺利进入《春晚直通车》。

如今，我要带着14名母校的孩子和我的家人，一起赴京参加《春晚直通车》节目。我准备了两首自己创作的歌曲《祖先》和《家园》，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习俗、文化，帮助孩子们树立民族自豪感。

《祖先》的歌词取自纳西族东巴

经《创世纪》中的精华。我们的祖先胸纳日月、环抱山河，用圣洁的心灵与天地的精神交融，我们倡导万物同根、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这是一种大爱。所以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还是一种情怀。

丽江市委宣传部得知消息后，牵头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还沟通省里有关部门，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衣食住行，让大家再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编排好节目。

在指导孩子们排练时，我不断地灌输团队精神。“我们有14个人，有10个人做得好，有3个人做得好，那都不算好，只有14个人同时做好了，才是真的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看着孩子们懵懂的表情，我就用《家园》中的歌词给孩子们打比方：“一束花一世界。为什么一束花就是一个世界？因为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以反映这个世界的变化。花开了，说明春天来了，叶落了，说明秋天来了。如果没有太阳、空气、雨露，这束花还能生存吗？不能啦！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谁都不能独立存在，需要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才会更好，世界也才会更美好。”

我觉得我和孩子们都是幸运的，守一份初衷不改，用爱回报时光与岁月。2017年，我们会将这一份幸福继续传递下去。

■ 王其寒

北京普兰缘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 3个难忘的“第一次”

人生永远充满着各种不可预料，无论你多大，阅历多丰富，都是如此。2016年，对于已有“知天命”之感的我来说，依然经历了人生的3个难忘的“第一次”。

6月16日，上海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我和同事坐在上海影城店3厅第一排的座位上，等待着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在上海电影节、也是在中国的首映。

这是我第一次试图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和心态，观看自己参与其中的第一部自然电影，一部我用了生命中20个月的时间，全身心投入整个拍摄过程的电影。20个月的时间，摄制组在哪里，我的心和人就在哪里。

放映厅的灯光暗了下来，电影开始。我和观众们一起安静地观看。唯一跟他们不同的是，我几乎可以准确地分辨出哪一组镜头出自于哪一个保护区的哪一片区域。因为我都去



▲ 王其寒在肯尼亚

过那里，无论是海拔4600米的青藏高原，还是充满蚊虫的广袤湿地。作为场地经理，我需要为摄制组保驾护航。

10月27日，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近郊的大卫谢德里克大象孤儿院内，我跟在一对美国夫妇的后面，安静地走在通往对游客开放的场地通道内，等待着跟我至爱的动物在非洲的首次“亲密接触”。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10月的肯尼亚已经是旱季的最后一个月。在低空飞行的飞机上观看在马赛马拉草原上行走的象群时，我突然发现，从空中看下去，这是一种5条腿的动物，大象拖动的鼻子特别像是它前方的另一条腿，挺直而有力。我惊异于自己的发现，也由此体会到，同一事物，由于观察的高度、角度不同，竟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亦如我们对人生的观察和感悟。

12月21日，杭州西溪宾馆，杜鹃花依然开放，临水的建筑错落有致，冬日的阳光映满湖面，给倒映在水中的芦苇和树增加了些许春天的暖意。我放慢脚步欣赏着，对于能够暂时逃离雾霾笼罩的京城感到安慰。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西溪影人会，也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我即将在今后5年用心投入拍摄的项目进行路演，期待更多人的支持，也期待更多志同道合者的加盟。

在这个喧嚣、充满着各种文化快餐的时代，静下心来做一件有价值而且有意义的事情并不容易。相当多的人更希望了解的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意义，尽管有时意义可能带来更大的价值，包括经济和社会的。

2016年，我的3个不同寻常的“第一次”，代表着圆满，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 印疆

四川省乐山市咖蓝酒吧店长

## 买了房子 交了女友

光阴似箭，2016年转眼就要画上句号了。这一年虽说起伏跌宕，但自己过得还算努力充实，最大的收获是：买了一套房子，有了心爱的女友。

做餐饮前的最初几年，我在别人店里帮忙打工，离家很远，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工作地点附近租房。在我看来，一个成年人，有了固定居所，才能轻装上阵，努力敬业，工作状态才会更积极，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经过了这几年的颠沛流离，今年初，我决定自己创业，开了个咖啡酒吧。我的老家位于远方的镇上，来到城市立足和发展，固定住所是首当其冲的大问题。随着酒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未婚的我一直想把退休的母亲接到店里，帮我做做保洁，照料我的日常生活，比如打烊晚了回家，给我做点宵夜。无论是工作和生活，母亲都会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买房的事列入了我的日程。

在市里买房，是我们镇不少人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大部分经济基础都很薄弱，主要是靠父母出资帮助买房，但我更想靠自己的实力来实现自己的安居梦想。

自从今年我的店开业以来，经营情况还不错，加上之前几年在外地打工的积蓄，11月的一天，我和父母在市区挑了一套离店不太远的三室两厅的房子，预付了按揭首付。

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从此迈入“有房族”行列，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当然付了首付之后，自己也陷入“房奴”的沼泽，肩上的责任无形中加重了不少，但2016年的我毕竟充实、努力地走过来了，收获不小。

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自己更加努力经营，多挣钱，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

黄自宏整理



▲ 印疆在自己的酒吧里

早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下“2016年，踏实做事，认真做人，看完12本书，出国游玩一次，顺便嫁人。”这几句话。从呼吸到今年北京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开始到现在，我的2016年人生计划基本上都完成了。如今，我肚里的宝宝已经5个月了。

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小名叫墨墨，“墨”是我和孩子他爸都喜欢的字。结婚以后，我俩就计划着要个孩子。从今年6月开始就不定期做检查，终于在8月的某一天，宝宝很争气地来了。孩子他爸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傻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后来他开始关注别人家的宝宝，甚至加入了他们大学同学的奶爸群。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感受到他

■ 秦梦

北京某地产公司职员

## 有了爱人 有了孩子

突然变得努力。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呆呆地愣神。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工作。”第二天早上，他睁开眼睛又愣愣地，我又问他想什么呢？他说他年底一定要辞职，和同学一起合伙开公司赚钱养家。看来，宝宝让这个小家庭更幸福了。

说起北京的雾霾，我只想讲一句话——雾霾还是北京的醇。12月16日起到21日，北京的雾霾竟然持续了6天！对于孩子的成长，我最不放心的

就是空气。现在家里买了空气净化器，我出门必须戴口罩。要是雾霾实在太严重，我就回老家待一段时间，保证肚子里宝宝的健康。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2016年，我想说这一年我很知足、很幸福。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有了爱人，有了孩子，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与期待。在未来，我要和家人一起更加努力、快乐地生活。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文/图



▲ 秦梦给腹中胎儿戴口罩

■ 马金瑜

## 外面的世界

原媒体人，现定居青海，与蜂农丈夫扎西一起在草原上逐花放蜂，亦作为农牧区电商，以公平贸易的形式改善偏远地区农牧民的生活，尤其为当地藏族妇女和少数民族年轻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15年末，其创立的“草原珍珠”微店被管理全国5000万微店的北京口袋科技公司评为国内首个“微店之星”。

“嫂子，真的要我们去吗？”在“草原珍珠”工作的藏族妇女们这样问我。

今年11月的时候，我们再次收到了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生态农业大会邀请函，3天到浙江丽水——美丽的莲花之都一游。对她们来说，和她们的母亲、父亲一样，她们的一生，去的最远的地方，可能就是青海西宁，或者磕头朝拜的西藏拉萨。我很想借这样的机会，带她们坐一次飞机，看一看外面。

可是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先是这些藏族嫂子的男人：“把我媳妇领上那么远，干啥去呢？丢了咋办呢？不回来咋办呢？……”

我丈夫扎西是本地人，他悄悄嘱咐我，还是得我们夫妻两个到她们家里去和男人们说一下，不然走不成，家里都要打架呢。

就在我俩准备挨家挨户拜访的时候，一个藏族媳妇说，家里老人不同意去。这是几个藏族媳妇里面最困难的一家，婆婆脑溢血出院

没完成的小目标

不久，两个女儿还都小，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去之前，我给她的老婆婆买了过冬的皮鞋和孩子的小吃，提前给她预支了工资买过冬的大煤。

“把东西全部拿走，不能去。”老阿妈脸色不好，用藏语说。

陪我去的藏族姑娘说，老人主要担心媳妇看见外面好，去了再不来，跑了就麻烦了。”

就在我为这件事焦心的时候，有天夜里很晚，这个藏族媳妇突然打来电话：“嫂子，我们去的地方（浙江）在哪个方向？”我噤了半天，说：“东边。”

第二天一早，她们一家人去算了卦，说是有几个方向去不得。

大会组委会主席石嫣，大概是国内学历最高的农民，她和她的老师温铁军，为推动中国有机农业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她问我：“你带藏族妇女们什么时间来啊？”

“石嫣老师，我们不能来了……因为卦算得不好。”石嫣老师什么也没有说。

▶ 马金瑜和她的第三个孩子

